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十六)

李小丽 译

张一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法〕科莱特	
牵牛花	员
〔法〕让·齐奥诺	
世态炎凉	怨
〔法〕菲得普·索莱尔	
挑战	怨
〔法〕巴比塞	
小学教师	源
米歇尔·图尼埃	
铃兰空地	愿
〔法〕布洛克	
一种性格	愿
〔法〕马塞尔·埃梅	
穿墙过壁	愿
〔法〕让·雷维奇	
屠杀不朽的人	员
〔法〕许佩维埃尔	
塞纳河的新鬼	员
〔法〕莫里斯·德吕翁	
倒运	员
〔法〕埃尔维·马赞	
婚姻介绍所	员

〔法〕莫里亚克

身份 员猿

〔法〕安·莫洛亚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员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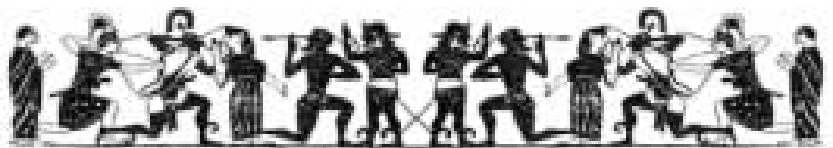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牵牛花

〔法〕科莱特

黄蜂在吮吸着醋栗饼的甜浆，它贪馋地吞食，忙而不乱，头朝下方，脚被粘住了，一半消失在四壁透明的玫瑰色小槽里。我奇怪没见它吃撑变粗，变得像蜘蛛这么圆……我的朋友还没来，她是那么嘴馋，一到我家就不住嘴地吃，因为我满足了她小小的嗜好，因为我听她闲扯，也因为我和她的看法从不一致……与我在一起她能松弛松弛，她诚心诚意地用一种感激的声音说我不大爱打扮，而且从不用女性的挑衅性眼光来挑剔她的帽子和裙子……若有人在她别的女友家中讲我的坏话，她先是沉默，后来就嚷起来：“我的孩子们，科莱特是有点疯疯癫癫，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像你们听讲的那样刻薄！”话说到底，她是爱我的。

在仔细端详她时，我总可以体验到一种怜悯和嘲讽的乐趣，这正是友谊的一种表现。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有比她更黄的头发，更白皙的肤色，更优雅的服装及更精美的头饰！她头发的色泽，她的真头发，很微妙的介乎金色与银色之间，我的朋友若想得到与帽子相称的那种假发，真得叫人从瑞典弄来六岁女孩的髻发才是。在这一头如此罕见的金属花冠下，我朋友为了不让肤色显得发黄，便抹上粉色的香粉，好显得更为鲜艳，她的睫毛，用刷子刷成棕色，遮掩着一种灵活的目光，灰色的，琥珀色的，也许是栗色的目光，这目

— 员 —



光，温存而又有所乞求，很善于停留在男人那温存而有所乞求的眸子上。

这就是我的朋友，若是我再添上一点，我就说出了我所了解的一切；她大胆地给她取名为瓦朗蒂娜，在这爱起简短的小名的时代，妇女们的小名——托特、穆特、罗施——都有着短促而响亮的音节……

“她忘记了。”我耐心地想着。黄蜂，睡着了还是撑死了，头朝下，埋在安乐的槽里……我正准备重新打开书，铃声响起来，我的朋友出现了。她一转身，过长的裙子裹住了她的双腿，在我身旁摔倒了，小小的阳伞横在膝盖前，她做了个很有水平的女演员的动作，模特儿的动作，几乎是表演平衡的杂技女演员的动作，每次我的朋友也能这样完美无缺地表演着……

“可以用一个小时来吃点心了！你做什么去了呀？”

“什么都没干，我亲爱的！你真令人惊讶，你生活在你的狗、你的猫和你的书里！在我没试穿以前，你觉得勒龙会使我爱上这些连衫裙吗？”

“来吧……吃吧，别说话。这？这并不脏，这只是一只黄蜂。你想想它自己就挖了这么口小井！我望着它，在二十五分钟里它吸尽了所有这一切。”

“怎么，你瞧着它？你真是个令人扫兴的人儿！不，谢谢，我不饿。不，也不要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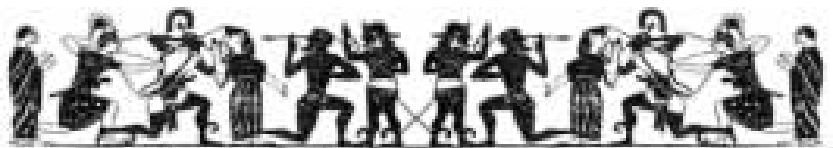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我打铃，来点烤面包片？”

“要是为我，那就不用了……我跟你说，我不饿。”

“你在别处吃过了，小坏蛋？”

“我发誓，没吃过！我感到说不出来的不快，我不明白

— 圆 —



我有……”

我很惊奇，朝我朋友的脸上看去，我还没把这张脸和她那顶过分奇特的帽子分开来瞧，这顶帽子大得像把阳伞，上面高耸着一簇毳子似的翎毛，一顶像焰火般的帽子，又像凡尔塞开足的喷泉，一顶就像要把我朋友小小的脑袋压在肩膀上的巨人的帽子，上面没有那种有名的瑞典人的金发……她那抹着粉色香粉的双脸，鲜润的、抹着唇膏的嘴唇，硬挺的睫毛，构成了她平时那张鲜艳的面容，但在那张脸上，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变化，暗淡了，消失了，在面颊上方脂粉薄的地方，刚流过的眼泪留下了一道发亮的、泛着珠光的淡紫色痕迹。

这种化过妆的忧伤，这个勇气十足的洋囡的忧愁突然打动了，我情不自禁地用种我们之间不太有的那种关切的动作，抱住了我朋友的双肩……

她往后一闪，脸在脂粉下红了起来，但她来不及恢复镇静，她想忍住呜咽，却不能忍住……

一分钟后，她哭了出来，一边用餐巾的一角擦着眼周围。痛快地哭着，但注意不让眼泪沾湿她那件中国绉绸的连衣裙，很注意一点都不让她的脸走样。她哭得很小心，保持着整洁，一个因涂了脂粉而受罪的小人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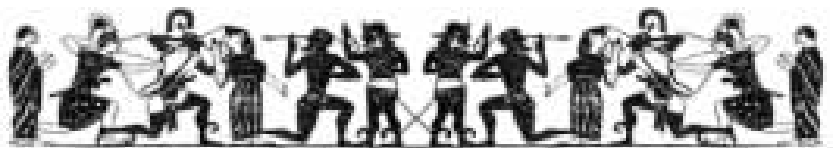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轻声地问她。

她用摇头来表示“不”，边发抖边叹气，她朝我递过杯子，我在里面倒进凉茶……

“谢谢，”她喃喃地说，“你真体贴……请原谅我，我是这样的容易激动……”

“可怜姑娘！你什么都不愿告诉我吗？”

— 猿 —



“啊，不是的，好吧，我告诉你，这并不很复杂。他已不再爱我了。”

他……她的情人！这一点我可没料到。一个情人，她？什么时候有的？在什么地方？是谁呢？这个十全十美的时装模特儿今天下午替她的情人宽衣解带了？一大堆荒唐奇怪的情景在我面前浮沉，我边驱赶这些形象边嚷道：

“他不再爱你了？这不太可能！”

“啊，是这样……一场非常可怕的争吵……（她打开了她的镀金镜盒，扑着粉，用一只湿手指擦着睫毛），一场可怕的争吵，昨天……”

“嫉妒吗？”

“他，嫉妒？那我太太高兴了！他太可恶了……作为一点小事就责怪我……而我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赌着气，高领上的下巴都叠了起来。

“这样吧，我请你来评理！一个挺惹人喜爱的小伙子，半年中我们从没有过任何不和，连一点意外的磨擦也没有，从未有过这类事！……他有点神经质，但在一个艺术家身上……”

“啊，他是艺术家？”

“画家，我亲爱的。而且还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要是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你会感到惊讶的。在他家中他给我画了二十张红粉笔画，有戴帽子的，不戴帽子的，是我穿上我各种的连衫裙时画的！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衣裙的起伏简直画得绝妙……”

她活跃起来，稍有点失去常态，窄窄的鼻翼因擦拭泪珠而微微发红……睫毛上已经没有了黑膏，唇上也没了口红

— 源 —



……在那顶合适而又令人可笑的大帽子下，在那些假发下，我头一次看到了一个算不上太漂亮，但也不算丑的女人，可以说是褪了色，然而却楚楚动人，真诚而悲伤……

她眼皮突然红了。

“那么……出啥事了？”我大着胆子问。

“出了什么事？没什么！可以讲是没什么，我亲爱的！昨天，他接待我时神情很古怪……一副大夫的神气……接着他突然变得很让人喜欢：‘把帽子摘了，亲爱的！’他跟我说，‘我留你……吃晚饭，怎么样？如果你愿意，我留你一辈子！’正确地说正是为了这顶帽子，您明白戴上它和摘下它都是件挺可怕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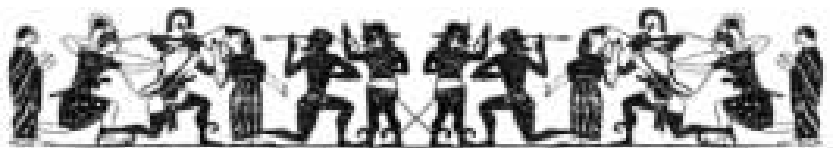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不明白，但我点点头，有所体会……

“……我噘了噘嘴，他坚持，于是我同意了，我开始摘下我的发针，我的一绺假发夹在帽子的别针里面，这，喏，这对我是不在乎的，大家都晓得我有一头好头发，不是吗，这一点他比谁都懂！然而他却脸红了，一面还尽量掩饰自己。而我呢。好像摆弄一朵花那样，又把我的假发装好，然后用双手臂搂住我朋友的脖子，细声告诉他我爱人现在正在第厄普一带，而……你知道！他什么也不说。然后就把烟扔了，这就开始了。他对我说开了！他对我说开了！……”

她每每发一次感叹，就用两只手拍她的膝盖，完全是平民感到泄气时的手势，就像我的贴身女仆对我诉说她男人还在打她时那样。

“他对我说了些难以相信的话，我亲爱的！开始他忍住了，接着他开始边讲边走……‘我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亲爱的朋友，我只想与您过夜……（这绺刘海！）但我向您要

— 缘 —



……向您要您应该给我，可又无法给我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老爷？”

“等一下，您会看到……‘我要那个此时的您的那个女人，那个优雅而身材修长的小仙女，她披着一头颜色较浅的金发，她的金丝，如此厚密一直垂到眉间。我要此种像暖室里熟透的果子那样的肤色，和这种不同凡响的睫毛，以及您那所有英国式的美！我要您，要您现在的模样，而不是那种在不知羞耻的夜晚您委身于我时的那种样子！因为您来时——我记得——您到来时就像我老婆一样，很温柔，没戴帽子，髻发也不见了，您的头发没有烫过，直直的，编成了辫子，您来时是个小个儿，没有穿高跟鞋，没有毛绒绒的睫毛，洗掉了脂粉，您来时除了装饰，对自己把握十足，而我呢，我在这另一个女人眼前惊得发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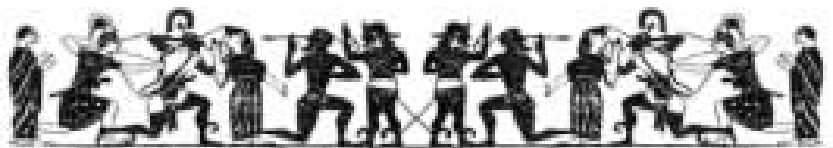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然而您是知道这些的，’他叫着，‘您知道这一点！我想要的女人，您，是您现在这个模样，和那个每天晚上从盥洗室里出来的过于简单乏味的女子几乎没有任何一些相似之处！您有什么权利来改变我爱的这个女人呢？若您关心我的爱情的话，您怎么会使我所爱的这个女人失去魅力呢？……’

“他说着，说着！……我没有动，我看着他，我感觉冷……我没有哭，您知道！没有在他面前哭。”

“这很聪明，我的孩子，也非常勇敢。”

“很勇敢。”她重复着低下了头。“到我可以再动弹时，我溜走了……我还听到一些和女人有关的可怕的言语，关于所有女人的，关于‘女人那种异常寻常的没脑筋，她们那种缺乏远见的骄傲，天生的骄傲，她们心中总以为，对男人来

— 远 —



说这已是够好的了……’你会回答些什么呢，你？”

“都不回答。”

什么也不回答，是的。有什么可讲的呢？我和他想的也差不多，他，一个粗鲁而又忍无可忍的男人……他几乎是有理的。“对男人来讲这已是够好的了！”她们是无可辩驳的。她们给男人提供一切理论来逃开欺骗、痛恨、变心……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在帷幕下面，她们强加给男人一个比他们所期望的差得多的女人。她们大胆地欺骗他们，在当今社会，假发，胸部垫高的胸衣，把最叫人难以忍受的丑姑娘也变成了“出色的小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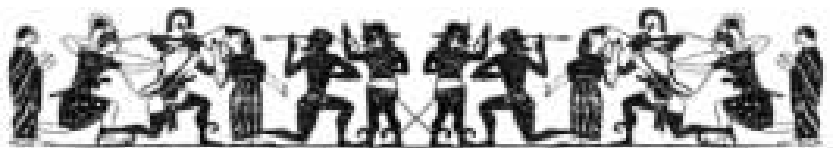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常常听女朋友们讲起这些事，我瞧着她们，为她们感到羞愧……莉莉，这个迷人的、胆大的、头发短而髻的人儿，她从头一夜起就强迫她的情人接纳她那布满栗色蜗牛的高低不平的脑袋，那些卷发夹子，那些满是油垢布满灰尘的卷发夹子！克拉丽丝为了保护她的皮肤，临睡前要抹上一层黄瓜霜，还有安妮，她把她所有的头发，模仿中国的发式，用根带子扎起来！苏姗娜在她娇嫩的脖子上抹上一层羊毛脂，并且用旧布包扎好……米娜不带护颈带从不入睡，为了是不让下巴颏和两颊长肉，她还在每边太阳穴上贴一颗石蜡做的星星……

当我感觉气愤时，苏姗娜耸耸她那丰腴的肩膀说：

“你以为我会为一个男人来糟蹋我的皮肤？我没有别的皮可换。要是他不喜欢羊毛脂，他离开就是了。我不会强迫任何人。”

而莉莉则声调激烈地宣称：“第一，我带着我的卷发夹子也不丑！这一来我成了个为授奖仪式而卷发的小姑娘了！”

— 苑 —



米娜的“朋友”为护颈带提出抗议时，她回答：“我亲爱的，你真令人讨厌，其实你应该很满意了，在买东西时，当别人在你背后说：‘这个米娜，她老是有着她那张处女般的鹅蛋脸！’”冉娜呢，晚上她束上一根紧身带！而玛格丽特，她……不，这一个，我不想写出来了！”……

我这位小朋友，她变丑了而且还很伤心，她听我讲着，脸色阴沉地思忖着，她想我并不怎么同情她，于是站了起来：

“这就是你要对我讲的一切？”

“我可怜的小家伙，你要我说什么呢？我相信什么都没有弄糟，你的情人，那个画家，明天就会来轻轻叩你的门的，或许今天晚上就……”

“也许他会给你电话来？其实他并不坏……他只是有些疯疯癫癫罢了，这是一次发作，难道不是吗？”

她已满怀希望站了起来。

每次当我说“是”的时候，我都充满好意，想使她满意……我看着她在人行道上离去，高跟鞋迫使她迈着小步……或许，实际上他是爱她的……如果他爱她，那么这样的瞬间就会到来，那时，尽管有这一切装腔作势和欺骗，借助黑暗，对他来讲她重又变为了他的头发披散的农牧之神，有着洁净的双脚的山林水泽仙女，那个美丽的奴隶，腰间连一丝皱纹也没有，像爱情本身那样裸露着……

— 愿 —



世态炎凉

〔法〕让·齐奥诺

他们背靠着车站的门坐着，看正准备出发的载客马车，又望望由于下雨而湿滑的道路，心中拿不定主意。冬日过午的阳光，照在灰白、平展的泥地里，好像晾在绳子上掉下来的旧衣服。

两个人中胖的一个站起身，在肥大的灯心绒马裤两边的兜中摸了一阵，又把手指伸进小小的木工口袋中掏着。车夫爬上了座位，已在卷着舌头准备吆喝，两匹马竖起耳朵。胖子忙喊道：“等一等！”又回头对自己的伙伴讲：“来吧。”伙伴跟了上来。他瘦骨嶙峋，一件牧羊人的厚外套，破旧的很，穿在身上晃晃幽幽的；棕色粗呢的领子里，伸出一个干瘪的脖子，就像一节铁丝缆绳。

“去哪儿？”胖子问车夫。

“城中。”

“票价多少？”

“十个苏。”

“上车。”胖子对伙伴说。

他弯下腰，将伙伴外套的下摆拨开，抱住他的一条腿一直举到踏板上，一边对他说：

“上啊，伙计，用点劲儿。”

— 怨 —



还得等着售票小姐收拾好票夹，挤过来卖票。那位小姐有着一个高大且雪白的鼻子。她知道旅客们都在盯着她那个敷了香粉的鼻子，便一直稍稍侧着头望着旁边，显得恶狠狠的样子，所以胖子在她走过来卖票时，忙装出笑脸说：“对不起，小姐。”他的对面，坐着位丰满且娇滴滴的贵夫人，身穿一件领子与袖口带皮毛的大衣；紧挨着夫人，坐着位旅行推销员，他把大拇指伸在坎肩的肩口里，为的是让胳膊肘更好地碰到那位夫人乳房的下部。

“靠在这儿。”胖子抬抬肩说。

瘦子把头侧过来，靠于他的肩上。

他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呆滞，如死水一般。

车子前进得很慢，因为是上坡路。那双蓝色的眼睛看着道旁的树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仿佛在一棵一棵地数着。后来，车子穿过一片平坦的田野，车窗外空旷旷的，映入眼帘的只有整个儿都是灰蒙蒙的天空。蓝色的目光好像一颗钉子，直勾勾地盯住前面，落在对面丰满的贵妇人身上，又仿佛穿过了贵夫人的身体，盯着更远处，异常的忧郁，宛如绵羊呆滞的目光。

贵夫人把大衣的皮领子拢一拢。旅行推销员摸摸自己的裤子，看是否扣着的。售票小姐扯扯自己的裙子，似乎要把它拉长点。

蓝色的目光老是盯住对面的贵夫人，她很不自在，仿佛她身上扎了芒刺，已化脓了。

贵夫人举起戴手套的手，擦了擦嘴唇，擦去上面一层薄薄的闪闪发光的唾液。旅行推销员又摸了摸自己的裤裆，然后将弯曲的手臂伸直，似乎他的手臂麻木了，要让它舒服一



下。他试图盯住对面那死水般的眼光，但又把眼垂下，接着把手举到胸部，像是要摸一摸自己的心脏：钱包仍是好好的，装在胸前的口袋中。不过，他还是把它前后左右捏了一下。

车厢里忽然暗下来。车站的街道两旁，那些墙壁斑驳的房屋，仿佛是小城张开的双臂，正在迎接这辆载客马车的到来。街道的一边，坐落着“商界花园旅馆”，另一边是三家杂货店，它们竞相招徕顾客。

本堂神甫先生把烟锅中的烟灰磕在放供品的盆中，而不磕在跪凳边上的烟灰缸里。接着他把发烫的烟斗放进盒子时。现在他要把手头的那些《晚祷》杂志，按街道与门牌号码分好，以便送发给订户。他发现缺了三份，便把旁边的书与一张摊开的《十字架》报挪开，找了起来。终于找到了，是压在他弟弟阿道夫刚才送来的包下水底下。“现在办事情都是如此粗心大意……”神甫咕哝一句。有一本杂志的封面弄脏了。他把它凑近窗户里照进来的灰暗的光线下，看看那污点是否明显，是否能打个马虎眼送出去，或干脆送给卖灯具的普雷夫人那种订户，因为普雷夫人是不会仔细看的。她指头上总是沾满煤油，会以为是她自己弄脏的。

房间的地板上还有块马厩里的粪土，也是阿道夫的鞋底带进来的。神甫从座位上站起来，用鞋子将那粪土轻轻地踢到炉膛边。

“玛特，有人按门铃。”神甫嚷道。

“什么？”玛特推开厨房门问。

“我说有人按门铃。”

女佣人系着围裙。围裙上的细带子系于丰满的乳房与腹



部间。

“又有人按铃！先生，您自己也可去看看么。我这两条腿得了气肿病，成天上上下下，您想到头来会有啥结果……”

门铃又响了一次。

“您去看看吧，先生。要是没什么大事情，您就在下边处理掉得了。这样的天气，上楼的人会把满屋子都搞脏的。”

玛特满脸油渍，她解释说：

“这是在放薄片肥肉时，食品橱太高，有片滑了下来，我用脸挡住才没掉于地上。”

“来了。”神甫在过道中叫道。

一会儿，他拨下门闩，开了门。

“您好，先生。”胖子说。

他身后，蓝眼睛的瘦子缩在外套中，浑身发抖。

“这儿没有东西可施舍。”本堂神甫看见门外的两个人，连忙说。

胖子脱下帽子。瘦子只抬了抬手，定定地盯着神甫。

“您有什么零活儿可干吗？”胖子问道。

“活儿？”

神甫好像在考虑，但同时缓缓地把门打开。

“活儿。”胖子重复道。

神甫把门全打开了，说：

“进来吧。”

胖了已将帽子戴上，又连忙脱下来，说：

“太谢谢您啦，神甫先生，太谢谢您啦。”



说着，他在刮泥板上刮掉鞋底上的泥巴，然后稍稍躬着身子跨进门槛，虽然那门楣是很高的。

瘦子沉默不语，进门时昂着头，两脚全是泥巴。他那双阴郁冷漠的蓝色眼睛，观察着本堂神甫的一举一动。

他们进到一条通大车的过道中，因为本堂神甫的住所，过去是位地主的宅院。出了过道是个四方形的院子。院中有一架楼梯，一级级很宽阔，像院子一样气派。

“你们在这儿等我。”神甫猛然想起来，望着那两双泥脚说。

说完他上楼了。

胖子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对伙伴说：

“你瞧，有希望，咱们俩才花了二十个苏……”

“玛特……”神甫跨进房间叫道，话没说完又改口问道：

“你在那儿干吗？”

白色的木头桌子上，摆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里边是嘶嘶作响的下水，其中有一块花朵般紫色的肝，还有一串串牛胸腺。

“做盘杂烩。”玛特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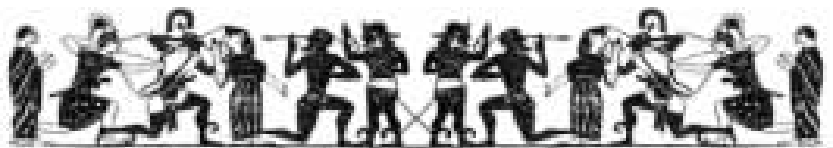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接着，她把一种葡萄酒细细地淋在盘子里，沸腾的油脂就不再嘶嘶作响了。

“是准备今天晚上吃的吗？”神甫问。

“是的。”

“告诉我，玛特，你知道我想了什么吗？我们趁机会叫人把水泵的管子修一下怎么样？”

— 员 袁 —



“那得下井。”玛特答了一句，一边把酒淋得更匀一些。

“不错。”神甫说。

玛特没答腔。过了会儿，她利落地把酒壶颈子往上一抬，就将那盘杂烩端到了火炉上。

“那么，您能找到人下去吗？您知道，管子工说了，他可不想下去送死。那是口老井，天气又这么冷，您能找到人……”

“你听我说么，楼下有两人问有没有活儿干，看样子是手头短缺的人。”

“既然如此，就应趁机修一修。”玛特说，“因为，您知道，管子工是绝不会下去的，他对我讲过。要是这两个人手头很短缺，就该利用他们。”

“事情是如此，”神甫说，“我们有一个水泵，抽水管子本来固定在井壁上，扣钉可能全松了，管子从井壁上脱落下来，大概是弯曲地悬于空中，重量全挂在井口的几个螺栓上，说不定会全部掉下去。我倒是恰好有那种扣钉，只是要下去……”

“您的井深吗？”胖子问。

“不深。”神甫说，“不深，不太深，你们知道，是口家庭饮水井，最多十五、二十米深吧。”

“远吗？”

“不远，就在那边。”

神甫向院子的一边走去，胖子跟在其后边，瘦子紧裹着外套尾随着他们。墙上有道小门，门旁一个年深月久的石槽，浸在雨水中。神甫打开小门，转轴发出吱吱的响声，两

— 源 —

